

黑

男人的爱

杨杰 著



内 容 简 介

淮河岸边，梅花岭上，是两淮闻名的梅岭煤矿。矿上有三个亲如兄弟的青年矿工柳阳、刘海、牛黑，他们豪爽，粗犷，耿直，却因身为矿工，一直未被爱神青睐。他们被矿上的姑娘背地称为“黑男人”。梅岭矿上也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她们有矿长的千金小姐，有食堂的炊事员，号称梅岭一支花，还有万元户的女儿。她们同样的美丽，却有不同追求，也各有各的爱情观，这六个青年人演出了一幕幕爱情剧。在一次回乡的路上，几条色狼竟然向姑娘们伸出魔掌，眼看就要遭到不幸，柳阳等人，见义勇为，智斗歹徒，赢得了姑娘们的敬佩。为了和旧观念决裂，和父母包办婚姻斗争，他们各显神通，巧施妙计，终于赢得了爱情。淮河边月色中终于留下了他们的脚步。新婚之夜的甜蜜，山盟海誓的真诚，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的阳光。

作者杨杰，现任中共安徽省委顾问委员会委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 者 的 话

我写的《黑男人的爱》，献给煤炭战线的广大矿工，他们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支最强大的队伍，为国家贡献最大的一支可贵的矿工队伍！

作为曾担任过煤矿城市的领导人，我与广大矿工和干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情，我没有忘记他们，他们也没有忘记我。记得，在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们判我死刑，并宣布立即执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矿工们挺身而出，为我不平，为我喊冤。我铭记在心：煤矿工人是正直的，是无畏无私的，是我终生难忘的！

矿工同志们！我已年近古稀，为了讴歌你们为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仅将此拙作献给你们，献给七百万煤炭大军，献给开采地下太阳的英雄！

目 录

作者的话.....	1
一 小小的风波.....	1
二 一封挂号信.....	20
三 发财之后的“美梦”.....	28
四 “新女婿”赴宴献“宝”.....	42
五 在客车上险遇两个“特大”人.....	58
六 一场生与死的搏斗.....	72
七 深情的连衣裙.....	84
八 矿长办公室.....	98
九 新闻纷纷假中有真.....	110
十 淮河妹子的心.....	119

十一	矿工的手.....	127
十二	梅花开放不怕寒	137
十三	一门之隔的舌战	152
十四	男红娘与两件毛线衣	164
十五	矿长女儿的“机密”	177
十六	缓兵之计	187
十七	淮河堤上的白皮鞋	197
十八	武三“投降”	209
十九	特大喜讯	220
二〇	矿工唱的“十五的月亮”	233

一 小小的风波

梅岭煤矿大食堂买饭菜的“油条”丫头突然“罢工”，又换上矿长女儿白秀妹代替她的工作，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波。

中午，白秀妹穿上白色工作服，头戴白帽，把小卖部打扫得干干净净，各种卤菜、凉菜搬上台面，又将标价牌摆在碟碗上，她动作麻利，眼疾手快，不到半小时，桌台上卤鸡、卤鸭、卤猪头、卤猪肝、卤猪耳朵、五香鸡蛋、五香花生米、凉拌粉条等等喝酒菜，摆得有条有理，清清爽爽。比之昨天的“油条”丫头干活，又干净又快速，人们看了耳目一新，啧啧称赞。

“来吧，开始卖菜！”白秀妹笑眯眯地喊道。站在窗口的几十个采煤工一涌而上，一个青年矿工一眼认出了她，大吃一惊地喊道：“赵矿长女儿！”

“我不信。”青年采煤工刘海，张着荷花嘴，笑道：“别胡扯，哪有大矿长的娇小姐下大食堂干服务员？”

“不假，真的，真的。”紧接着一个叫牛黑，外号叫“煤黑皮”的采煤工，睁着大眼，歪着头，盯着小白道：

“不错，她叫白秀妹，山清水秀的‘秀’，姐妹的‘妹’，别看她姓白，可是脸皮比咱们煤黑子还黑哩！”

一位干部模样的职工瞅着牛黑道：“牛黑，你的臭嘴别乱说，要是白姑娘听见了，会叫你吃不了兜着走！哼！白姑娘，野得很哩！她是个短跑运动员，两只长脚，像汽车轮，男人也跑不过她！”

刘海又张着嘴笑，阻止牛黑，可他并不以为然，他想，我姓牛，又叫牛黑，就是皮肤黑一点，加上采煤，黑煤染在我的皮肤上，黑上加黑，食堂卖饭的丫头叫我“煤黑皮”，我心里倒快活，姑娘和咱们开玩笑，我们和姑娘开玩笑，她真的能打掉我的牙吗？我不信。于是牛黑又嘻皮笑脸自我安慰道：“嗨嗨，矿长女儿打煤黑子嘴巴，我高兴，我快活！”接着，他伸手摸摸自己两颊脸皮说：“我就喜欢女人的手！”

“不要脸，”刘海哈哈大笑，又踢他一脚。

白秀妹察觉得窗口外的人，噉噉喳喳，胡言乱语，但她若无其事地在忙碌着：

“买什么？下一个，下一个！”

“一只卤鸡。”

“五元五角。”

“一只卤鸭，”

“六元钱。”

“一盘油炸花生米，”

“八角。”

“一碟凉拌粉条，”

“四角。”

“嗨，姑娘真奇怪，你今天卖菜，为什么却比昨天便宜

呢？”

“这是管理科规定的价格。”

“他妈的，‘油条’丫头贪污，揩咱们矿工的油！”牛黑连嚼带骂，白秀妹连忙笑着解释，“不怪她，那是上面规定的提成，她承包所得，我也有规定提成，我不要，为大家服务啦！”

“哈哈，姑娘，你的风格真高，”几个青年矿工，伸出大姆指，夸赞白秀妹。

“快，前面噜嗦什么，俺肚子饿了！”有一位中年矿工叫了起来。

“白秀妹同志，”牛黑挤向窗口，讨好地说，“请问你是调来的，还是暂时……”

他的话未说罢，被他的组长打断了：

“牛黑呀，看你象个猫子嘴，见到姑娘们就眼红嘴馋，当心犯错误！”那中年采煤工组长笑着批评牛黑，又讥笑牛黑，气得牛黑跑到队列的最后，自言自语地说：“看到姑娘，谁个不想看她一眼，一不吃她，二不摸她，犯啥错误？”

“来，我让你先买。”一个外号叫“煤呆子”的青年采煤工，立即拉着牛黑的手，让他站到前边买，他自己则退到最后。

“哎，这小子倒挺讲义气哩！”白秀妹看在眼里，嘀咕在心里。

牛黑来到窗前，开口又说：“白姑娘，你爸爸是大矿长，你家有权有势，为啥不给你安排一个好工种，偏偏到大食堂卖菜，唉，不丢人？”

“丢人？”白秀妹没理他，淡淡一笑，遂问：“你买什么菜？”

“卤鸭两只，卤鸡四只，五香蛋五十个，我今天痛痛快快请咱小兄弟喝喝！”说罢，牛黑伸手拿出一张百元大票，向窗口一扔，将菜装入网兜，转身走了。

“别走，我要找你钱！”白秀妹连声高喊，牛黑把手直摆，表现很阔气的样子：“找不找无所谓，下次买菜再找吧，我放心你，你是矿长女儿，不会贪污！”随后又调皮地说：“你贪了污，我找你爸爸要，绝不检举你！”

“真烧包，”白秀妹嘴里没有说，但牛黑的轻浮调皮和大手大脚的作风，不但没有打动她，相反，引起她的反感。而牛黑和白秀妹的初次见面，想显显他的男子汉气派，又适得其反。

“鸡鸭卖完了，还有喝酒的凉菜，要买的快来！”白秀妹眼望窗口外，零零星星没有排队的人，只剩一个矿工在餐厅里转来转去，他听到白秀妹的喊声，立即前去，掏出两元钱，用手指指凉粉和油炸花生米。

“你要凉粉吗？”

“嗯，”他把头点点。

“你还要什么？”

小伙子用手指指油炸花生米，伸出一个指头，表示买一碟。

“还要什么？”

白秀妹心里嘀咕，这个小伙子，难道是个哑巴子吗？不，也许可能刚从井下上来，洗过澡，有些累了，不愿意多说话。于是，她又问：

“买多少饭？”

小伙子伸出两个指头，付了两斤馒头票，一下子买了十个馒头。

“哎，这个小伙子真是牛肚子！”白秀妹脑子一闪，嘴没好讲出口，只好说着表面话：“你们井下采煤工真能吃！”

“哎哟哟，第一天上班，就和煤黑子七搭八搭的，搭上了……”“油条”丫头蔡淮红虽“罢工”二十四小时，她又上班了，从厨房里走出来，手拿一只卤鸡腿子，边走边啃，嘴唇吃得油糊糊的，她来到小卖部，看一看赵矿长女儿，第一天上班，怎样卖菜，态度好坏，而且她还要看看，那些煤黑子们对矿长女儿有何反映，她想，“她白秀妹，比我年轻，不，也许比我漂亮，比我更惹人注目。”

“阿弥陀佛，谢天谢地，”“油条”丫头又安慰自己，她常常想：我的命真不好，爸爸没有本事，没有文化，没当上矿长、工程师，他虽有一手做菜的技术，只能在大食堂当个“伙头军”，那些调皮的煤黑子，看不起我爸，不喊他蔡大爷，叫他什么“虎头”“虎尾”的。当我十七岁时，学习成绩不好，妈妈逼着爸爸提前退休，让我顶替，一干就在大食堂干了五年，一晃就过去了五个春秋，对一个少女来说，转眼我已是一个二十四岁的大姑娘了。大姑娘呵，在大食堂多么惹是生非呀！那些天天买菜、买饭的，我要和他们打交道，特别是一些光棍汉煤黑子，不是逗我两句，就是挤眉弄眼，想得到我一笑，最讨厌的，居然我每天都能收到情书，吹我是大食堂“一枝花”哩！唉，真讨厌，我对煤黑子一个也看不上眼！

真的，“油条”丫头长得有几分姿色，大大的眼，双眼皮子，乌溜溜黑眼珠一转，既迷人又聪明，白白的皮肤，又

嫩又结实，大概在食堂有“油水”，吃得稍胖些，胸前鼓得大些，但她那不涂胭脂自然红的小嘴一笑，两颊边两个酒窝子，吸引过不少矿工想她爱她。物以稀为贵，大概是煤矿女人少，“油条”丫头身价高了，追求她的人多了，她也就骄傲了，眼框子大了。晚上，她总是到深夜十二点以后才睡，先看电视，然后看书，等爸爸妈妈弟妹睡着了，她的脑子开始沸腾了，被白天的青年男人各种各样“情”呀，“爱”呀的表达弄得脑子无法休息。她在床上翻个身，拿出一张男人的照片，拿出甜言蜜语的情书，又拿出情人送的珍贵纪念品。呵，痴情的小伙子，无情的“油条丫头”，凡是看到自我介绍是“井下采煤工”，尽管小伙子长得很帅，她把手一甩，眼皮一搭，自言自语：“别做梦，井下的煤黑子，休想吃天鹅肉！”就这样，谁不知道梅岭矿大食堂里有“一枝花”。有人说她“风流”、“浪漫”，更难听的说她是“带刺的玫瑰”。这天，在小卖部窗口前，有一个采煤工买菜，冒冒失失出言：“你真漂亮，我想你睡不着觉，还梦见过你呢……”

“流氓！”“油条”丫头脸一刷，骂起来了。那人也回骂一句：“破鞋！”两人对骂起来，骂着，骂着，气得“油条丫头”跑出来，伸手打了那个男人一耳光，那人也就吓跑了。从此，“油条”丫头的名声更大了！闲言碎语更多了，这使她很伤心。她打算不干这个招惹是非的服务员了。说真话，讲“油条”丫头最大缺点，是她好高骛远，不知自己大多粗，谈恋爱一味追求对方身份。比如说，她自己初中未毕业，非找一个本科大学生，中专不行，电大也不行，这是“油条”丫头不现实的恋爱观。如果实事求是说，“油条”

丫头和人家正式谈恋爱，只有两个男人，一个是矿办公室秘书小李，一个是技术员小王，可就是这两个人中途将她甩掉，使她寒心伤心，她暗暗哭了多次，几乎要想自杀。从此，她有一年多不和青年男人说话，见到年轻男人，她就有“气”。后来，她看了《正确恋爱观》一书，从那里找到了一点启发，使她的理智战胜了她的脆弱，下决心学知识，考上电大后，又下决心：“非大学生不嫁，再找一个比姓李的姓王的爱强！”从此，她多次打报告，要求调离大食堂小卖部，蒋科长问她为什么不干？她气呼呼地说：“太复杂。”蒋科长又问：“啥复杂？”她又硬嘴顶着：“我就不干！”蒋科长笑着说：“小蔡，小卖部很好，你干了五年，多数人反映你很好，为啥不干，恐怕，恐怕，有思想……”蒋科长没有说出口，惹得“油条丫头”又顶撞：“好，好，为啥你不叫你女儿干食堂哩！”说罢，她撅着嘴，大辫子一甩，气呼呼地跑了，从前天晚上就开始“罢工”，气得蒋科长向赵矿长汇报，经矿长同意，将他在矿工会搞文体工作的女儿调大食堂帮忙，而且赵矿长直说：“将我女儿从工会调到小卖部，让她锻炼锻炼。”蒋科长吞吞吐吐，要不要“请示”矿长夫人白树芳同意，赵矿长斩钉截铁地把手一划：“在家里，她是一把手，在矿上，我是一把手，问她干嘛！蒋科长，你立即照办！”就这样，白秀妹从工会调到了大食堂小卖部，也就这样，才使“油条”丫头暂时得到了“解放”。

今天，“油条”丫头起得特别早，经过昨夜一夜思想斗争，认识到自己“罢工”行为的错误，写了一份检讨，又到大食堂上班了。她主动先到小卖部，看看白秀妹上班能否适应，而且真心打算教她怎样卖菜，谈谈她在小卖部的经验，特别

是矿工排队买菜到“高峰”，动作要快，心眼要细，否则个别调皮人拿走了饭菜不付钱。可她一进来，出言不礼，引起白秀妹不悦，但又不好不理她。于是白秀妹扳着脸不高兴地说：“蔡淮红，你的嘴真坏，开什么玩笑！”

“煤黑子喊我‘油条’丫头，我现在是有点‘老油条’了。”说着，大眼对外一望，忽然发现“老顾客”站在窗口，用手指指他：“他的外号叫‘煤呆子’，这个外号还是我替他起的，算起来我和他认识有一年多了。这个小伙长的帅，个头一米八，秀眉大眼，高鼻子，嘴巴不笑不说话，长得结实。小白，他可是咱们梅岭矿上的美男子啊！”

“油条”丫头一口气把窗外的煤呆子吹得如此漂亮，对一个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姑娘白秀妹来说莫名其妙，也使站在窗外的“煤呆子”脸上红到脖子下，他正想拔步跑，“油条”丫头大声喊：“小伙子，你别走，我认识你有一年，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煤，叫呆子，”小伙子很幽默地回答，使“油条”丫头弯腰捧腹地哈哈大笑，立即检讨说：“煤大哥，真对不起你，我这个‘老油条’姑娘为你起的绰号，发现过去你来买菜，总是不多说话，而且我发现你很节约，舍不得吃，我听你们组长说，你干起挖煤活，像一条大牯牛，是全矿的先进人物，看，我把先进人物说成煤呆子，该死，该死，今天向你赔礼道歉！”

“呵……，”白秀妹心中明白了，她立即问：“你到底叫什么名字？是哪地方人？”

“姓柳，名阳，淮河边人！”

“哟，你还会文乎文乎的！”“油条”丫头插话道。

“你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我们矿工老是喊你‘油条’丫头？”柳阳反问道。

这一问，真的把“油条”丫头问得满脸通红。此刻她觉得心中有亏，特别是近年来对矿工的服务态度不好，好像欠了债似的。有的煤黑子真心爱她，通宵达旦写一封情书给她，可她那盛气凌人的骄气，不是好言好语回绝，甚至回答人家：“这枝鲜花怎能插在黑煤上！”她有些忏悔。此刻，她觉得站在自己面前的男人，不是“煤呆子”，是一个高尚的人，美好的男子汉。于是她检讨说：“柳阳，说真的，人们叫我油条姑娘，是因为我在小卖部卖过油条。可我呀，思想不好，干活干长了，嘴干馋了，身子干懒了，对你们矿工服务态度不好，不，不，还有……。”

“蔡淮红，你真的在矿工面前检讨了！”白秀妹插上一句，眼前不愉快气氛缓和了。

柳阳把头点点，笑眯眯地转身走了。两个丫头，四只眼睛，望着他的后背：高大的身躯，浑身活力，矫健的步伐，使她俩内心敬佩。她们不约而同地咯咯一笑，嘴上没有说话，心里暗暗佩服：“看，咱们矿上典型的男子汉。”

第二天，正是星期天，六月初的千里淮北平原，晴空万里，红日高照。一望无边的金黄的麦子，像大海的轻浪，一波一波摆动，喜笑颜开的农民，站在田埂头上，无不叫好：

“眼前的麦子丰收到手了！”

在梅岭镇的煤矿工人村，近几天来，比之往日显得不那么热闹：个体户的酒馆里，顾客稀稀拉拉；商店的顾客也少了。只有银行营业所却是忙忙碌碌，矿工们取款，要带回家去资助家里的午收。大部分农民“合同工”，放假回家割麦

子了。这样，梅岭煤矿这个月生产任务不能完成，急得赵明矿长紧急动员，提出口号，“减人不减产”，号召留在矿上的矿工，“一个人替两个人用”，并且采取提高奖金，做好后勤服务工作，调动采煤工的积极性。

工人的觉悟是高的，不少矿工响应矿长号召，加班加点干活，特别是柳阳等八九个农民“合同工”，事先对家里早有按排，主动提出不趁机“凑热闹”，不请假回家割麦，留在矿上，保证完成采煤任务。

柳阳是全矿先进工作者，他每天超产，月月超产，出满勤，从来没有请过“病假”、“玩假”和迟到早退的现象。他出勤，总是提前半小时到井口，下班总是跟在班长后面。今天，是柳阳在井下加班加点连续作战的第四个通宵了，还是精神抖擞，浑身是劲。可是牛黑干了两个通宵，今天上午他睡了一大觉，发现腰骨酸痛，他的“调皮劲”像东北风一样，说变就变，打算下午班不下井，请一天“病假”，找点精神寄托，甚至讲怪话，“今晚不要三块钱下井费，也不要超产费，俺要快活一天，养养神，明夜再下井。”真的，牛黑这样想着，也是这样干的。于是他手拿一本半裸体女人杂志，跑到刘海的宿舍喊：“小刘，你们到我房里来，看我这里有“三个男人同一个女人的故事！”紧接，他又跑到柳阳的宿舍：“柳阳，到我宿舍来，咱们小兄弟玩扑克，今天赌一个新玩艺，谁赢了，我当媒人，把‘油条丫头’介绍给他！”

柳阳没有理他，牛黑又转到刘海门口，手拍拍门，小刘立即开门，牛黑一头跑进房里，发现刘海和姚光、石坚两个采煤工，关起门正在喝“闷酒”。

“呵，不早啦，”柳阳被牛黑叫醒，一骨碌起身，用手揉揉两眼，朝窗外一望，发现太阳偏西了，他打算跑到食堂，吃一顿饱餐，下午六时下井，这是他连续下井采煤大干的第五个通宵夜。正在拿饭盒，突然门外连敲哒哒几声，紧接又喊：

“开门！开门！”

“你是谁呀？”

“我是女人！”

“你是哪个女人？”

“我们就是女人，女人嘛，就是女人，煤黑子，你听不出是女人声音吗？”

咯咯，白秀妹和“油条”丫头，不约而同地用手捂着嘴哈哈大笑。

“奇怪，我这个古板的煤呆子，从不在外面和女人交往，今天居然也有女人送上门，……”柳阳心里嘀咕一下，他听说过，也亲眼看到过，煤矿工人集体单身宿舍，都住的光杆汉子，经常有些打扮得妖里妖气的女人来串门，也有不土不洋的丫头自我介绍来找“对象”的，也有媒婆子来说亲的，也有人贩子领着“川妹子”送上门的，最讨厌的，这年头，居然有不要脸的女人送上门来“卖”的……。柳阳想到这些，又一想，“大白天，我不怕，”于是他转身到门边，将门一拉开，两个姑娘大步跨进，只听“油条”丫头劈头就说：“煤呆子，你这个胆小鬼，堂堂的矿长女儿，正正派派的‘油条’大姐，为你们送饭送菜上门服务，你干嘛什么女人女人的，我看，你假正经！”

“对不起，欢迎，欢迎！”柳阳被“油条”丫头没头没

脑的批评，他只得勉强一笑，双手作揖，连声道歉：“我睡大觉睡糊涂了，不知两位大服务员光临，请原谅，不要见怪。”

“我们也冒失了，请你也别见怪，”白秀妹说上一句客气话，立即问：“现在大多数矿工回家割麦子去了，你们留在矿上的工人太辛苦，我们蒋科长决定，要我们把饭菜送上门，你想吃什么，有鸡有鸭，有盒子大米饭，也有大馒头。”

柳阳眼看两位姑娘，将送饭的小车推到门口，确实十分感动，他连忙说：“请进来坐坐，我只要六个馒头，加一个盒子饭，鸡鸭不吃。”

“我早猜到，饭菜卖到你房里，最多一元钱，你是一个舍不得吃的小气鬼！”“油条”丫头一边说，一边将馒头和盒子饭向桌上一放：“够不够，你的牛肚子！”

“油条”丫头和柳阳开玩笑已是习以为常，弄得白秀妹感到不好意思，他用目光扫射柳阳的宿舍，心中为之一振：

“哟，多干净啊！”看柳阳房间，两个单人铺，他和另一个农民合同工住一间屋，打扫得清洁明亮，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一张写字台，摆上一台黑白电视机，两张折叠椅，墙壁上挂了彩色大日历，都是世界明星运动员的头像。还有一张三尺长一尺宽的玻璃匾，画的是梅岭煤矿风光，有山有水，不知是水墨画，还是什么画，有立体感。她正想问柳阳出于谁人手笔，忽然，蔡淮红走到柳阳的写字台一看，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矸子石，有圆圆的，有方方的，有三角尖的，每一块都黑里透光，像玉石一样，而每一块黑石头，刻上篆字、正楷，草书，密密麻麻，似微型雕刻一样。特别令人注目的，